宣室志/補遺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補遺

全書終

李員

進士李員，河東人也，居長安延壽里。元和初夏，一夕，員獨處其室，方偃於榻，寐未熟，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，纖而遠，鏘然若韻金石樂，如是久不絕。俄而有歌者，其音極清越，泠泠然，又久不已。員竊志其歌詞曰：「色分藍葉青，聲比磬中鳴。七月初七日，吾當示汝形。」

歌竟，其音闋。員且驚且異，朝日命家僮窮其跡，不能得焉。是夕，員方獨處，又聞其聲，淒越且久，亦歌如前。詞竟，員心知為怪也，默然異之。如是凡數夕，亦聞焉。

後至秋，始六日，夜有甚雨，隤其堂之北垣。明日，垣北又聞其聲，員驚而視之，於北垣下得一缶，僅尺餘，制用金成，形狀奇古，與金之缶甚異。若翳其光，隱然有文，視不可見，蓋千百年之器也。叩之，則其韻極長。即命滌去塵蘚，方可讀之，字皆小篆書，乃崔子玉座右銘也。員得而異之，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。

虞鄉道士

虞鄉有山觀，甚幽寂，有滌陽道士居焉。大和中，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，見庭忽有異光，自井泉中發。俄有一物，狀若兔，其色若精金，隨光而出，環繞醮壇。久之，複入於井。自是每夕輒見。道士異其事，不敢告於人。

後因淘井，得一金兔，甚小，奇光爛然，即置於巾箱中。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，與道士友善，道士因以遺之。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，其金兔忽亡去，後月餘而戎卒。

謝翱

陳郡謝翱者，嘗舉進士，好為七字詩。其先寓居長安升道里，所居庭中多牡丹。一日晚霽，出其居，南行百步，眺終南峰。佇立久之，見一騎自西馳來，繡績仿佛，近乃雙鬟，高髻靚妝，色甚姝麗。至翱所，因駐謂翱：「郎非見待耶！」翱曰：「步此，徒望山爾。」雙鬟笑降，拜曰：「願郎歸所居。」翱不測，即回望其居，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，翱益駭異。入門，青衣俱前拜。既入。見堂中設茵毯，張帷帟，錦繡輝映，異香遍室。翱愕然且懼，不敢問。一人前曰：「郎何懼固不為損爾。」頃之，有金車至門。見一美人，年十六七，風貌閑麗，代所未識。降車入門，與翱相見。坐於西軒，謂翱曰：「聞此地有名花，故來與君一醉爾。」翱懼稍解。美人即命設饌同食，其器用物，莫不珍豐。出玉杯，命酒遞酌。翱因問曰：「女郎何為者得不為他怪乎？」美人笑不答。固請之，乃曰：「君但知非人則已，安用問耶！」夜闌，謂翱曰：「某家甚遠，今將歸，不可久留此矣！聞君善為七言詩，願有所贈。」翱悵然，因命筆賦詩曰：「

陽台後會杳無期，碧樹煙深玉漏遲。

半夜香風滿庭月，花前竟發楚王悲。」

美人覽之，泣下數行，曰：「某亦嘗學為詩，欲答來贈，幸不見誚。」翱喜而請。美人求絳箋，翱視笥中，唯碧箋一幅，因與之。美人題曰：「

相思無路莫相思，風裡花開只片時。

惆悵金閨卻歸處，曉鶯啼斷綠楊枝。」

其筆劄甚工，翱嗟賞良久。美人遂顧左右撤帳帟，命燭登車。翱送至門，揮淚而別。未

數十步，車與人馬俱亡見矣。翺異其事，因貯美人詩笥中。

明年春，下第東歸，至新豐，夕舍逆旅。因步月長望，感前事，又為詩曰：「

一紙華箋麗碧雲，餘香猶在墨猶新。

空添滿目淒涼事，不見三山縹緲人。

斜月照人今夜夢，落花啼鳥去年春。

紅閨更有堪愁處。窗上蟲絲鏡上塵。」

即而朗吟之。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，俄見金閨從數騎，視其從者，乃前時雙鬟也。驚問之，雙鬟遽前告，即駐車。使謂翺曰：「通衢中，恨不得一見。」翺請其舍逆旅，固不可。又問所適，答曰：「將之弘農。」翺因曰：「某今亦歸洛陽，願偕東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吾行甚迫，不可。」即褰車簾，謂翺曰：「感君意勤厚，故一面爾。」言竟，嗚咽不自勝。翺亦為之悲泣，因誦以所制之詩。美人曰：「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，幸何厚焉。」又曰：「願更酬此一篇。」翺即以紙筆與之，俄頃而成，曰：「

惆悵佳期一夢中，五陵春色盡成空。

欲知離別偏堪恨，只為音塵兩不通。

愁態上眉凝淺綠，淚痕侵臉落輕紅。

雙輪暫與王孫駐，明日西馳又向東。」

翺謝之。良久別去，才百餘步，又無所見。翺雖知為怪，眷然不能忘。

及至陝西，遂下道至弘農，留數日，冀一再遇，竟絕影響。及還洛陽，出二詩，話於友人。不數月，以怨結，遂卒。

僧法長

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，鄭州原武人。寶應中，嘗自龍門歸原武。家有田數頃，稔而未刈。一夕因乘馬行田間，馬忽屹不前，雖鞭拽輒不動，唯瞪目東望，若有所見。時月明，隨其望，數百步外有一物，如古木色，兀然而來。長懼，即回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。其物來漸近，乃白氣，高六七尺，腥穢甚，愈於鮑肆。有聲綿綿如呻吟，西望而去。長策馬隨其後，常遠數十步。行一里餘，至里民王氏家，遂突入焉。長駐馬伺之，頃之，忽聞其家呼曰：「車宇下牛將死，可偕來視之。」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，不可救。又頃，聞驚哭，有出者。長佯過訊之，曰：「主人有子十餘歲，忽卒。」語未竟，又聞哭音，或驚叫，聯聯不已。夜分後，聲漸少，迨明而絕。長駭異，即具告其鄰，偕來王氏居偵之。其中悄然無聞，因開戶，而其家十餘人，皆死，雞犬無存焉。

鄭生

俗傳人之死凡數日，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，曰「殺」。大和中，有鄭生者，常於隰川與郡官畋於野，有網得一巨鳥，色蒼，高五尺餘，主將命解而視之，忽無所見。生驚，即訪里中民訊之，民有對者曰：「里中有人死且數日，卜人言今日『殺』當去，其家伺而視之，有巨鳥色蒼，自柩中出。君之所獲果是乎？」生異而歸天寶中，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略，常遇一妖鳥，事與此同也。

清江郡叟

唐開元中，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，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。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，自是叟病熱且甚。僅旬餘，病少愈，夢一丈夫，衣青襦，顧謂叟曰：「遷我於開元觀。」叟驚而寤，然不知其旨。

後數日，又適野，複聞之。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。怒曰：「豈非昏而妄乎！」叱遣之。是夕，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：「吾委跡於地下久矣，汝速出我，不然得疾。」叟大懼。及曉，與其子偕往郡南，即鑒其地，約丈餘，得一鍾，色青，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。遂再白於郡守，郡守置於開元觀。是日辰時，不擊忽自鳴，聲極震響。清江之人俱而驚嘆。郡守因其事上聞，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鍾樣，告示天下。

東萊客

東都郡有館亭，其西軒常有怪異。客有寢其下者，夜常聞有犬吠，聲甚微。以燭視之，則一無所見。如是者累年矣。其後郡守命扃鍵為庫。嘗一夕，月皎，有庫更見一犬甚小，蒼色，自軒下環庭而走。庫更怪其與常犬異，因投石擊之，其犬吠而去，入西軒下。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，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。見門上狗有蒼毛甚多，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，眾方悟焉。

交城里人

交城縣南十數里，常夜有怪見於人，多悸而病且死焉。里人患之久矣。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，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，衣朱衣，以帛巾蒙其首，緩步而來，欹偃若甚醉者。里人懼，即引滿而發，果中焉。其怪遂退。里人懼少解，即北走至旅舍，且語其事。明日抵縣城，見郭之西丹桂，有一矢貫其上，果里人之矢。取之以歸，鏃有血甚多。白於縣令，令命焚之。由是縣南無患。

崔毅

元和中，博陵崔毅者，自汝鄭來，僑居長安延福里。常一日讀書牖下，忽見一童，長不盡尺，露髮，衣黃，自北垣下趨至榻前，且謂毅曰：「幸寄君硯席，可乎？」毅不應。又曰：「我尚壯，願備指使，何見拒之深耶！」

毅又不顧。已而上榻，躍然拱立良久，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毅前，乃詩也，細字如粟，應然可辨。詩曰：「昔荷蒙恬惠，尋遭仲叔投。夫君不指使，何處覓銀鉤。」覽訖，笑而謂曰：「既願相從，無乃後悔耶！」其僮又出一詩，投於几上，詩曰：「

學問從君有，詩書自我傳。

須知王逸少，名價動千年。」

毅曰：「吾無逸少之藝，雖得汝，安所用？」俄而又投一篇曰：「

能令音信通千里，解致龍蛇運八行。

惆悵江生不相賞，應緣自負好文章。」

彀戲曰：「恨汝非五色者。」其僮笑而下榻，遂趨北垣，入一穴中。彀即命僕發其下，得一管文筆。彀因取書，鋒銳如新，用之月餘，亦無他怪。

張秀才

東都陶化里有空宅，大和中，張秀才借得肄業。常忽忽不安，自念為男子，當抱慷慨之志，不宜恇怯以自軟，因移入中堂以處之。夜深欹枕，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，形容長短皆相似，排作六行，威儀容止，一一可敬。秀才以為靈仙所集，不敢惕息，因佯寢以窺之。良久，別有二物展轉於地，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，內四眼剡剡如火色，相馳逐，而目光眩轉，砉劃有聲。逡巡間，僧道三十人，或馳或走，或東或西，或南或北，道士一人獨立一處，則被一僧擊而去之。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，未嘗暫息。如此爭相擊搏，或分或聚。一人忽叫云：「卓絕矣。」言竟，僧道皆默然而息。乃見二物相謂曰：「向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，然皆賴我二物成其教行爾，不然，安得稱卓絕哉！」秀才乃知必妖怪也，因以枕而擲之。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，曰：「不速去，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。」遂皆不見。明日搜尋之，於壁角中得一敗囊，中有長行子三十個並骰子一雙爾。

河東街吏

開成中，河東郡有吏，常中夜巡驚街路。一夕，天晴月朗，乃至景福寺前，見一人挽而坐交，臂擁膝，身盡黑，居然不動。吏懼，因叱之，其人挽而不顧。叱且久，即撲其首。忽舉視，其面貌極異，長數尺，色白而瘦，狀甚可懼。吏初驚仆於地，久之，稍能起，因視之，已亡見矣。吏由是懼益甚，即馳歸，具語於人。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，發地，得一漆桶，凡深數尺，上有白泥合其首，果街吏所見。

叱金像

國初有神像，範金而制。傳云，周、隋間有術士熔範而成之。天后朝，因命置於宮中，扃其殿宇甚嚴。玄宗嘗幸其殿，啟而觀焉。時肅宗在中宮，代宗尚稚，俱侍上。上問內臣力士曰：「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？」力士曰：「此前代所制，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爾。其法當厲聲而叱之，苟年甚永，則其像搖震亦久，不然，一撼而止。」上即嚴聲叱之，其像若有懼，搖震移時，仆於地，上喜笑曰：「誠如說，我為天子幾何時？」

力士因再拜賀。上即命太子叱之，其像微震。又命皇孫叱之，亦動搖久之。上曰：「吾孫似我。」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，肅宗在位凡六年，代宗在位十九年，盡契其占也。

尹真人

犍為郡東十餘里，有道觀在深巖中，石壁四壅，有顏道士居之。觀殿有石函，長三尺餘，其上鏨出鳥獸花卉，文理纖妙，鄰於鬼工，而緘鎖極固，泯然無毫縷之隙。里人相傳，云是尹喜石函。真人事跡，顯於紀傳詳矣。真人將上升，以石函付門弟子，約之曰：「此函中有符籙，慎不得啟之，必有大禍。」於是郡人盡敬之。

大應中，有青河崔君為犍為守。崔君素以剛果自恃。既至郡，聞有尹真人函，笑謂屬官曰：「新垣平之詐見矣。」即詣之，且命破鎖。顏道士曰：「此尹真人石函。真人有遺教曰：『啟吾函者有大禍。』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。」崔君怒曰：「尹真人死千歲，安得獨有石函在乎？吾不信。」顏道士確其詞，而崔君固不從。於是命破其鎖，久之，而堅然不可動。

崔君怒，又以巨絚繫函鼻，用數十牛拽其絚，鞭而驅之，僅半日，石函遂開。中有符籙數十軸，以黃縑為幅，丹書其文，皆炳然如新。崔君既觀畢，顧謂顏道士曰：「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，故開而閱之，今徒有符籙而已。」於是令緘鎖如舊。

既歸郡，是夕，令忽暴卒。後三日而寤。其官屬將吏輩，悉詣崔君問之，且訊焉。崔君曰：「吾甚憨，未嘗聞神仙事。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，果為冥官追攝。初見一人，衣紫衣，至寢，謂吾曰：『我吏於冥司者也。今奉命召君，固不可拒。拒則禍益大矣，宜疾去。』吾始聞憂，欲以辭免，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，僅行五十里，至冥司，其官即故相呂公也。謂吾曰：『子何為開尹真人石函乎？奉上帝命，且削君之祿壽，果如何哉？』已而召掾吏至，令按吾祿壽之籍。掾吏白呂公曰：『崔君有官五任，有壽十七年。今奉上帝符，盡奪五任官，又削十五年壽。今獨有二年壽矣。』」於是聽崔君還。後二年果卒。

崔君

故崔甯鎮易時，犍為守清河崔君，既以啟尹真人函，是夕，崔君為冥司所召。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，與崔君友善，相見悲泣。已而謂崔曰：「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，何為輒開

今奉上帝命，召君按驗，將如之何？」崔謝曰：「昏俗聾瞽，不識神仙事，故輒開真人之函，罪誠重。然以三宥之典，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。儻公寬之，庶獲自新爾。」諲曰：「帝命至嚴，地府卑屑，何敢違乎？」即招按掾出崔君籍。有頃，按掾至，白曰：「崔君餘位五任，餘壽十五年。今上帝有命，折壽十三年，盡奪其官。」崔又謝曰：「與公平生為友，今日之罪，誠自招，然故人豈不能宥之？」諲曰：「折壽削官，則固不可逃，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，優其廩祿，用副吾子之托。」崔又載拜謝。言粗畢，忽有雲氣藹然，紅光自空而下，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，曰：「天符下！」遂揖崔於一室中。崔即於隙間潛之，見諲具巾笏，率庭掾分立於庭，咸挽而拱，雲中有一人，紫衣金魚，執一幅書，宣道帝命。於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，使駕雲而上，頃之遂沒。諲命崔君出坐，啟天符視之，且嘆且泣，謂崔曰：「子識元三乎？」崔曰：「乃布衣之舊爾。」諲曰：「血屬無類。籲，可悲夫！某雖與元三為友，至是亦無能拯之，徒積悲嘆！」詞已又泣。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。再拜而出，與使者俱行，入郡城廨中，已身臥於榻，妻孥輩哭而環之。使者引崔俯於榻，魂與身翕然而合，遂寤。其家云：「卒三日矣。」本郡以白廉使。崔即治裝，盡室往蜀，具告於寧。寧遂署攝副使，月給俸錢二十萬。時元載方執國政，寧與載善，書遣甚多，聞崔之言，懼其連坐，因命親吏齎五百金，賂載左右，盡購得其收百餘幅，皆焚之。

後月餘，元載籍沒。又二年，崔亦終矣。

房建

清河公房建，居於含山郡，性尚奇，好玄元之教。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《九章真籙》，積二十年。

後南遊衡山，遇一道士，風骨明秀。與建語，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，一一皆若涉應。建奇之。

後旬餘，建自衡山適南海，道士謂建曰：「吾嘗客於南海，迨今十年矣。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。李侯以玉簪遺我，我以簪賜君，君宜寶之。」建得其簪，喜且甚，因而別去。是歲秋，建至南海。嘗一日獨遊開元觀，觀之北軒，有磚塗為真人狀者二焉，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，及視左玄之狀，果衡山所遇道士也。奇而嘆者且久。及睹左玄之冠，已亡簪矣。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，建具以事言，次出玉簪示之。道士驚曰：「往歲有寺官李侯，護兵於南海，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，迨今且十年，其左玄之簪，亡之十年。今

君所獲果是焉。」建奇之，因以玉簪歸道士。

李賀

陝西李賀，字長吉，唐鄭王之孫。稚而能文，尤善樂府詞句，意新語麗，當時工於詞者，莫敢與賀齒，由是名聞天下。以父名晉肅，子故不得舉進士。卒於太常官，年二十四。其先夫人鄭氏，念其子深，及賀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夢賀來，如平生時，白夫人曰：「某幸得為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從小奉親命，能詩書，為文章。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，且欲大門族，上報夫人恩。豈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養，得非恨哉！然某雖死，非死也，乃上帝命。」夫人訊其事，賀曰：「上帝，神人仙之君也。近者遷都於月圃，構新宮，命曰『白瑤』，以某業於詞，故召某與文士數輩，共為《新宮記》。帝又作凝虛殿，使某輩纂樂章。今為神仙中人，甚樂。願夫人無以為念。」既而告去。夫人寤，甚異其夢，自是哀少解。

袁隱居

貞元中，有袁隱居者，家於湘楚間，善《陰陽占訣歌》一百二十章。時故相國李公吉甫，自尚書郎謫官東南。一日，隱居來謁公。公久聞其名，即延與語。公命算己之祿仕，隱居曰：「公之祿真將相也。公之壽九十三矣。」李公曰：「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，吾何敢望九十三乎？」隱居曰：「運算舉數，乃九十三爾。」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，節制淮南，再入相而薨，年五十六，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。校其年月日，亦符九十三之數。豈非懸解之妙乎？隱居著《陰陽占訣歌》，李公序其首。

程逸人

上党有程逸人者，有符術。劉悟為澤潞節度，臨沼縣民蕭季平，家甚富，忽一日無疾暴卒。逸人嘗受平厚惠。聞其死，即馳往視之，語其子云：「爾父未當死，蓋為山神所召，治之尚可活。」於是朱書一符，向空擲之，僅食頃，季平果蘇。其子問父：「向安適乎？」季平曰：「我今日方起，忽見一綠衣人云：霍山神召我。由是與使者俱行，約五十餘里，適遇丈夫朱衣，仗劍怒目，從空而至，謂我曰：『程斬邪召汝，汝可即去。』於是綠衣者馳走，若有懼。朱衣人牽我複偕來，有頃忽覺醒然。」其家驚異，因質問逸人曰：「所謂程斬邪者，誰邪？」逸人曰：「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。」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，人方信其不誣。逸人後遊閩越，竟不知所在。

駱玄素

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，為小吏，得罪於縣令，遂遁跡而去。令怒，分捕甚急，遂匿身山谷中。忽遇老翁，衣褐衣，質狀凡陋，策杖立於長松之下，召玄素訊之曰：「爾安得至此耶！」玄素對：「得罪於縣令，遁逃至此，幸翁見容。」翁引玄素入深山，僅行十餘里，至一巖穴。見二茅齋東西相向，前臨積水，珍木奇花，羅列左右。有侍童一人，年甚少，總角，衣短褐，白衣緯帶革舄，居於西齋。其東齋有藥灶，命玄素候火，老翁自稱東真君，命玄素以東真呼之。東真以藥十餘粒，令玄素餌之，且曰：「可以治饑矣。」自是玄素絕粒。僅歲餘，授符術及吸氣之法，盡得其妙。一日，又謂玄素曰：「子可歸矣。」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，執手而別。自此以符術行里中。常有孕婦，過期不產，玄素以符一道，令餌之，其夕即產，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。其他神效，不可具述。其後玄素犯法，刺史杖殺之。凡月餘，其屍如生，曾無委壞之色，蓋餌靈藥所致。於是里人收瘞之。時寶應元年夏月也。

俞叟

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，有呂氏子，衣敝舉策，有饑寒之色，投刺來謁。公不為禮，甚怏怏。因寓於逆旅。月餘，窮乏益甚，遂鬻所乘驢於荊州市。有市門監俞叟者，召呂生而語，且問其所由。呂生曰：「吾家於渭北。家貧，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。府帥公，吾之重表丈也。吾不遠而來，冀哀吾貧而周之。入謁，而公不一顧。豈非命也！」叟曰：「某雖貧，無資食以周吾子之急，然向者見吾子有饑寒色，甚不平。今夕為吾子具食，幸宿我宇下，生無以辭焉。」呂生許諾，於是延入一室。湫隘卑陋，摧簷壞垣，無床榻茵褥。致敝席於地，與呂生坐。語久命食，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。食訖，夜既深，謂呂生曰：「吾早年好道，常隱居四明山，從道士學卻老之術。有志未就，自晦跡於此，僅十年，而荊人未有知者。以吾子困於羈旅，得無動於心耶！令夕為吾子設一小術，以致歸路裹糧之資，不亦可乎？」呂生雖疑誕妄，然甚覺其異。叟因取一缶合於地。僅食頃，舉而視之，見一人長五寸計，紫綬金腰帶，挽而拱焉。俞叟指曰：「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。」呂生熟視其狀貌，果類王公，心默而異之。因戒曰：「呂乃汝之表侄也。家苦貧，無以給旦夕之贍，故自渭北不遠而來。汝宜厚給館穀，盡親親之道。汝何自矜，曾不一顧，豈人心哉！今不罪汝，宜厚貲之，無使為留滯之客。」紫衣僂而揖，若受教之狀。叟又曰：「呂生無僕馬，可致一匹一僕，縑二百匹，以遺之。」紫衣又僂而揖。於是卻以缶合於上，有頃再啟之，已無見矣。

明旦，天將曉，叟謂呂生曰：「子司疾去，王公旦夕召子矣。」及歸逆旅，王公果使召之。方見且謝曰：「吾子不遠見訪，屬軍府務殷，未果一日接言，深用為愧，幸吾子察之。」是日始館呂生驛亭，與宴遊累日。呂生告去，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。呂生益奇之，然不敢言。及歸渭北，後數年，因與友人數輩會宿，語及靈怪，始以其事說於人也。

石旻

有石旻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浪跡江湖之間，有年數矣。道術玄妙，殆不可測。長慶中，客於宛陵郡。有雷氏子，常為宣城部將，一日，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，旻亦在座。其家僮網得一魚，長數尺，致於舍。是日，雷生與客俱深醉，諸客盡雲，獨旻宿雷氏別墅。時夏暑方甚，及明日視其魚，已敗爛不可食矣。家童將棄之，旻謂文曰：「此魚雖敗，吾有良藥，尚可活之，安可棄耶！」雷生笑曰：「先生妄矣，誠有良劑，安能活此魚耶！」曰：「吾子幸觀之。」於是衣中出一小囊，囊有藥數粒，投於敗魚之上。僅食頃，其魚鮮潤如初，俄而搖鬣振鱗，若在洪流中。雷生驚異，再拜謝曰：「先生之術，可謂神矣。某輩塵俗聾瞽，望先生高蹤，若井鮒之與雲禽，焉得而為伍乎？」先是雷生有微疾積年，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，欲冀廖其久苦。旻不可，且曰：「吾之丹至清至廉，爾曹俗人，嗜好無節，臟腑之內，腥膻委集，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，則臟腑之氣，與藥力相攻，若水火之交戰，寧有全人乎？慎不可食。」旻又言曰：「神仙不難得，但塵俗多累，若檻猿籠鳥，徒有騫翔超騰之心，安可致乎？」會昌中，卒於吳郡也。

楊居士

南海郡有楊居士，亡其名，以居士自目。往往遊南海枝郡，常寄食於人，亦不知其所止。謂人曰：「我有奇術，汝輩庸人，固不得而識矣。」後常至郡，會太守好奇者，聞居士來，甚喜，且厚其禮，命飲之。每宴遊，未嘗不首召居士。居士亦以此自負。

一日，使酒忤太守，太守不能容。後又會宴於郡室，閱妓樂，而居士不得預。時有數客，亦不在太守召中，因謂居士曰：「先生嘗自負有奇術，某向者仰望之不暇，一日遇先生於此，誠幸矣。雖然，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，而先生不得預其間，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？必先生果無奇術耶！」居士笑曰：「此末術爾。」君試觀我，我為君召其妓，可以佐酒。」皆曰：「願為之。」居士因命具酒，使諸客環席而坐，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。久之乃啟之，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，裝飾華煥，攜樂而至。居士曰：「某之術何如？

」諸客人大異之，殆不可測，乃命列坐，奏樂且歌。客或訊其術，居士但笑而不答。時昏晦，至夜分，居士謂諸妓曰：「可歸矣。」於是皆起，入西廡下空室中。客相目駭嘆，然尚疑其鬼物妖惑。明日，有郡中吏曰：「太守昨夕宴郡閣，妓樂列坐，無何皆仆地。瞬息暴風起，飄其樂器而去。迨至夜分，諸妓方寤，樂器亦歸於舊所。太守質問眾妓，皆云黑無所見，竟不窮其由。」諸客皆大驚，因盡以事對，或告於太守，太守嘆異，即謝而遣之，不敢留於郡中。時開成初也。

馮漸

河東馮漸，名家子，以明經入仕。性與俗背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。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，尤善視鬼。朝士皆慕其能。李君後退歸汝穎，適遇漸於伊洛間，知漸有奇術，甚重之。大應中，有博陵崔公者，與李君為僚，甚善。李君寓書於崔曰：「當今制鬼，無過漸爾。」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，往往道其名。別後長安中人率以「漸」字題其門者，蓋用此也。

王先生

有王先生者，家於烏江上，隱其跡，由是里人不能辨，或以為妖妄。

一日，里中火起，延燒廬舍，生即往視之，厲聲呼曰：「火且止，火且止。」於是火滅。里人始奇之。長慶中，有弘農楊晦之，自長安東遊吳楚，行至烏江，聞先生高躅，就門往謁。先生戴玄綃巾，衣褐衣，隱几而坐，風骨清美。晦之再拜備禮，先生拱揖而已，命晦之坐其側。其議論玄暢，迥出意表。晦之愈健慕，於是留宿。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。先生召其女七娘者，乃一老嫗也，年七十餘，髮盡白，扶杖而來，先生謂晦之曰：「此我女也，惰而不好道，今且老矣。」既而謂七娘曰：「汝為吾刻紙，狀今夕之月，置於室東垣上。」有頃，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。夕有奇光自發，洞照一室，纖毫盡辨。晦之驚嘆不測。及曉將去，先生以杖畫地，俄有塵起，天地盡晦，久之塵斂，視其庭，則懸崖峻險，山谷重疊，前有積石盡目。晦之悸然背汗，毛髮豎立。先生曰：「陵谷速遷，吾子安所歸乎？」晦之益恐，灑泣言曰：「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，豈仙都瞬息，而塵世已千歲乎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子無懼也。所以為娛爾。」於是持帚掃其庭，又有塵起。有頃，塵斂，門庭如舊。晦之喜，即馳馬而去。

周生

唐太和中，有周生者，廬於洞庭山，時以道術濟吳楚，人多敬之。後將抵洛穀之間，途次廣陵，舍佛寺中。會有三四客皆來。時方中秋，其夕霽月澄瑩，且吟且望，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，因相與嘆曰：「吾輩塵人，固不得至其所矣。奈何？」周生知曰：「某常學於師，亦得焉，且能挈月致之懷袂，子信乎？」或患其妄，或喜其奇。生曰：「吾不為明，則妄矣。」因命虛一室，翳四垣，不使有纖隙。又命以箸數百，呼其僮繩而架之。且告客曰：「我將梯此取月去。聞呼可來觀。」乃閉戶久之。數客步庭中，且伺焉。忽覺天地曛晦，仰而視之，即又無纖雲。俄聞生呼曰：「某至矣。」因開其室，生曰：「月在某衣中爾。請客觀焉。」因以舉之，其衣中出月寸許，忽一室盡明，寒逼肌骨。生曰：「子不信我，今信乎？」客再拜謝之，願收其光。因又閉戶，其外尚昏晦，食頃方如初。知

辛七師

辛七師，陝人，辛其姓也。始為兒時，甚謹肅，未嘗以狎弄為事，其父母異而憐之。十歲好浮圖氏法，日閱佛書，自能辨梵音，不由師教。其後父為郡守。先是，郡南有瓦窯七所，及父卒，辛七哀毀甚，一日發狂遁去。其家僮跡其所往，至郡南，見辛七在一瓦窯中端坐，身有奇光，粲然若煉金色。家僮驚異。次至一窯，又見一辛七在焉。應七窯，俱有一辛七在中。由是呼為「辛七師」。

抱玉師

抱五師以道行聞，居長安中，師而事者千數。每夕獨處一室，闔戶撤燭。嘗有僧於門隙視之，見有慶雲自口中出。後年九十卒，時方大暑，而其屍無萎敗。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，及卒，來治喪，將以香乳灌其口，已而有祥光自口出，晃然四照。公甚奇之。或曰：「佛有慶祥光，今抱玉師有之，真佛矣。」

佛陀薩

有佛陀薩者，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，自言姓佛氏，陀薩其名也。常獨行岐隴間，衣黃持錫。年雖老，然其貌類者童騃。好揚言於衢中，或詬辱群僧，僧皆怒焉。其資膳裘紵，俱乞於里人。里人憐其愚，厚與衣食，以故資用獨饒於群僧。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。里人益憐其心。開成五年夏六月，陀薩召里中民告曰：「我今夕死矣。汝為吾塔瘞

其屍。」果而卒。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。漆其屍而瘞焉。後月餘，或視其首，髮僅寸餘，弟子即剃去。已而又生。里人大異，遂扃其戶，竟不開焉。

趙蕃

唐國子祭酒趙蕃，大和七年為南宮郎。忽一日，有僧乞食於門，且謂其家僮曰：「吾願見趙公，可乎？」家僮告蕃，善即命延入與坐，僧乃曰：「君將有憂。然亦可禳去。」蕃即拜而祈之。僧曰：「遺我裁刀一千五百，庶可脫君之禍，不然，未旬日，當為東南一郡爾。」蕃許之，約來日就送焉，且訪其名暨所居。僧曰：「吾居青龍寺，法安其名也。」言已遂去。明日，蕃即辦送之。使者至寺，以物色訪群僧，僧皆不類，且詢法安師所止，周遍院宇，無影響蹤跡。後數日，蕃出為袁州刺史。

師夜光

唐師夜光者，薊門人。少聰敏好學，雅尚浮屠氏，遂為僧，居於本郡。

僅十年，盡通內典之奧。又有沙門惠達者，家甚富，有金錢巨萬，貪夜光之學，因與為友。是時，玄宗皇帝好神仙釋氏，窮索名僧方士，而夜光迫於貧，不得西去，心常怏怏。惠達知之，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，且謂夜光曰：「師之學藝材用，愚竊以為無出於右者。聖上拔天下英俊，吾子必將首出群輩，沐浴恩渥，自此托跡緇徒，為明天子臣，可翹足而待也。然當是時，必有擁帚子門，幸無忘半面之舊。」夜光謝曰：「幸師厚貺我，得遂西上。儻為君之五品，則以報師之惠矣。」夜光至長安，因賂九仙公主左右，得以溫泉，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，與方士議論，夜光在選。演暢玄奧，發揮疑義，群僧無敢比者。上奇其辯，詔賜銀印朱綬，拜四門博士，日侍左右，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。時號幸臣。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。夜光聞惠達至，以為收債於己，甚不懌。惠達悟其旨，因告去。既以北歸月餘，夜光慮其再來，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：「近者惠達師至輦下，誣毀公繕完兵革，將為逆謀。人亦頗有知者。以公之忠，天下莫不聞之。積毀銷金，不可不戒。」廷珪驚怒，即召惠達鞭殺之。

後數日，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，罵夜光曰：「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，奈何遽相誣謗，使我冤死。何負我之深也！」言訖，遂躍而上，珪拽夜光，久之乃亡所見。師氏家僮咸見之。其後數日，夜光卒。

李生（二）

天寶中，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，既至任，以熱病旬餘，覺左乳痛不可忍，及視之，隆若癰腫之狀。即召醫驗其脈，醫者曰：「臟腑無他。若臆中有物，以喙攻其乳，乳痛，而癰不可為也。」又旬餘，病甚，一日癰潰，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，不知所止。是夕，李生卒。

楊炎

故相國楊炎未仕時，嘗夢陟高山之巔，下瞰人境，杳不可辨；仰而視之，見瑞日在咫尺，紅光赫然，洞照萬里。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，炎燠之氣，如熱心目。久而方寤。視其手，尚瀝然而汗。公異之，因語於人。有解者曰：「夫日者，人君像也。今夢登山以捧日，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？」其後楊公周應清貫，遂登相位。果葉捧日之祥也。

竇參

貞元中，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。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，問以經國之務。上喜，因以錦半臂賜之。及寤，奇其夢，默而念曰：「臂者，庇也。大邑所以庇吾身也。今夢半臂者，豈上以我叨居顯位，將給半俸，俾我致政乎？」蹙然久之。因以夢話於人，客有解曰：「公之夢，祥符也。且半臂者，蓋被股肱之衣也。今公夢天子賜之，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？」明日，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鄭光

淄青鄭尚書光，會昌六年春，夢自御牛車，車中載瑞日，光燭天地，自執引，行通衢中。俄而驚寤，且奇嘆。後月餘，宣宗即位，以元舅之故，累拜尚書淄青節度，果契前夢。

侯生

上谷侯生者，家於荊門，以明經入仕，調補宋州虞城縣。初娶南陽韓氏女，五年矣。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，召出其門，偕東行十餘里，至一官署。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，軒宇華壯，人物極眾。又引至一院，有一青衣，危冠方履，狀甚峻峙，左右者數百，几案茵席，羅列前後。韓氏再拜。俄有一婦人，年二十許，身長豐麗，衣碧襦絳袖，以金玉

釵為首飾，自門而來，稱盧氏。謂韓氏日：「妾與子仇敵且久，子知之乎？」韓氏曰：「妾一女子，未嘗出深閨，安得有仇敵耶！」盧氏色甚怒，曰：「我前身嘗為職官，子誣告我罪而代之，使吾擯斥草野而死，豈非仇敵乎？今我訴於上帝，且欲雪前身冤。帝從吾請，汝之死不朝夕矣。」韓氏益懼，欲以詞拒，而盧氏喋喋不已。青衣者謂盧氏曰：「汝之冤，誠如是矣。然韓氏固未當死，不可為也。」遂令吏出案牘。吏曰：「韓氏餘壽一年。」青衣曰：「可疾遣歸，無久留也。」命送至門。行未數里，忽悸而悟。惡之不敢言。自是神色摧沮，若有疾者。侯生訊之，具以夢告。後數月，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，謂韓氏曰：「子將死矣。」韓氏驚寤。由是疾益加，歲餘遂卒。

侯生竊嘆異，未嘗告於人。後數年，旅遊襄漢，途次富水，郡僚蘭陵蕭某，慕生之善，以女妻之。及蕭氏歸，常衣絳袖碧襦，以金玉釵為首飾，而又身長豐麗，與韓氏先夢同。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，蕭氏聞之，甚不樂，曰：「妾外族盧氏，妾自孩提時，為伯舅見念，命為己女，故以盧為小字，則君亡室之夢信矣。」

太白老僧

大唐中，有平陽路氏子，性好奇，少從道士遊，後廬於太白山。嘗一日，有老僧叩門，路君延坐，與語久之。僧曰：「檀越好奇者，然未能臻玄奧之樞，徒為居深山中。莫若襲輕裘，馳駿馬，遊朝市，可不快平生志，寧能與麋鹿為伍乎？」路君謝曰：「吾師之言，若真有道者。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，何為張虛詞以自炫耶！」僧曰：「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蹤。」言訖，即於衣中出一合子，徑寸餘，其色黑而光。既啟之，即以身入。俄而化為一鳥，飛沖天。

郤元位

河東衙將郤元位者，太和初常奉使京輦。行至沙苑，會日暮。見一人，長丈餘，衣紫佩金，容狀豐偉，御白馬，其馬亦高丈餘，導從近十輩，形狀非常，執弧矢，自南來。元位甚驚異，立馬避之。宰人忽舉鞭西指，若有所見，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。元位亦西望，寂然無睹。及回視之，皆不見矣。元位瘁然汗發，髀戰心怵，不覺墮馬。因病熱，肩輿以歸。旬餘方愈。時河東連帥司空李願卒。

夏陽趙尉

馮翊之屬縣夏陽，據大河。縣東有池館，當太華、中條，煙靄嵐霏，昏旦在望。又有濮泉穴其南，泉水清澈，毫縷無隱。太和中，有趙生者，尉於夏陽。嘗一夕雨霽，趙生與友數輩，聯步望月於濮泉之上。忽見一人，貌甚黑，被綠袍，自水中流沿泳久之，吟曰：「夜月明皎皎，綠波空悠悠。」趙生方驚，其人忽回望水濱，若有所懼，遂入水，惟露其首。有頃亦沒。趙生明日又至泉所，是岸傍數十步，有神祠，表其門曰：「濮水神。」趙生因入廟，見神坐之左右，摶埴為偶人。被祿袍者，視其貌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。趙生曰：「此濮壤也，尚能惑眾，非怪而何？」將用剗其廟。有縣吏曰：「此神廟，且能以風雨助生植。苟若毀其屋，適足為邑人之患。」於是不果隳。

盧嗣宗

蒲津有舜祠，又有娥皇女英祠，在舜祠之側。土偶之容，頗盡巧麗。

開成中，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。一日，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，至娥皇女英祠，嗣宗戲曰：「吾原為帝子之隸，可乎？」再拜而祝者久之。眾皆謂曰：「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！」嗣宗笑益酣。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，酒酣，多為褻黷語。俄被疾，肩舁以歸，色悸而戰，身汗如瀝。其夕遂卒。家僮輩見十餘人，捽拽嗣宗出門，望舜祠而去。及視嗣宗屍，其背有赤文甚多，若為所撲。蒲之人咸異其事。

利俗坊

民長慶初，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輛，將出長夏門。有一人負布囊，求寄囊於車中，且戒勿妄開。因返入利俗坊，才入，有哭聲。受寄者因發囊視之。其口結以生綆，內有一物，其狀如牛胞，及黑繩長數尺。民驚，遽斂結之。有頃，其人亦複，曰：「我足痛，欲憩君車中行數里，可乎？」民知其異，乃許之。其人登車，覽囊不悅，顧謂民曰：「君何無信？」民謝之。又曰：「我非人，冥司俾予錄五百人，明應陝、虢、晉、絳，及至此，人多蟲，唯得二十五人爾。今須往徐泗。」又曰：「君曉予言『蟲』乎？患赤瘡即蟲爾。」車行二里，遂辭：「有程，不可久留。君有壽，不復憂矣。」忽負囊下車，失所在。某年夏，諸州人多患赤瘡，亦有死者。

曹唐

進士曹唐，以能詩名聞當世。久舉不第，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。境甚幽勝，每自臨玩

賦詩，得兩句曰：「水底有天春漠漠，人間無路月茫茫。」吟之未久，自以為常制皆不及此作。一日，還坐亭沼上，方用怡詠，忽見二婦人，衣素衣，貌甚閑冶，徐步而吟，則唐前所作之二句也。唐自以制未翌日，人固未有知者，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訊之，不應而去。未十餘步間，不見矣。唐方甚疑怪，唐素與寺僧法舟善，因言於舟。舟驚曰：「兩日前，有一少年見訪，懷一碧箋，示我此詩，適方欲言之。」乃出示，唐頗惘然。數日後，唐卒於舍中。

邢群

刑部員外邢群，大中二年，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，疾甚。群素與御史朱瑄善，時瑄自淮海從事罷居伊洛，病卒，而群未知。嘗晝臥，忽聞扣門者，令視之，見瑄騎而來，群即延入坐。先是，群聞瑄病，及見來，甚喜，曰：「向聞君疾，亦無足憂。」瑄曰：「某嘗病，今則愈矣。然君之疾，亦無足憂，不一二日，當間爾。」言笑久之，方去。瑄訪群之時，乃瑄卒也。

李重

太中五年，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，居河東群。被疾，旬日益甚，沈然在榻。一夕，告其僕曰：「我病不起矣。」即令扃鍵其門。忽聞庭中窣然有聲，重視之，見一人衣緋，乃河西令蔡行己也。又有一人，衣白疊衣，在其後。重與行己善，即驚曰：「蔡侍御來。」因命延上，與白衣者俱坐。傾之，見行己身漸長，手足口鼻，亦隨而大焉。細視之，乃非己行也。重心異之，然因以侍御呼焉。重遂覺身稍可舉，即負壁而坐，問曰：「某病旬月矣，今愈甚，得不中於此乎？」其人曰：「君之疾當間矣。」即指白衣者：「吾之季弟，善卜。」乃命卜重。白衣者於中出一小木猿，置榻上，既而其猿左右跳躑，數四而定。白衣者曰：「卦成矣。郎中之病，固無足憂，當至六十二，然亦有災。」重曰：「侍御飲酒乎？」曰：「安敢不飲。」重遂命酒，以杯置於前。朱衣者曰：「吾自有飲器。」乃於衣中出一杯，初似銀，及既酌，而其杯翻翻不定，細視乃紙為者。二人各盡二杯，已而收其杯於衣中。將去，又誡重曰：「君愈之後，慎無飲酒，禍且及矣。」重謝而諾之。良久遂去。至庭中，乃無所見。視其外門，扃鍵如舊。又見其榻前，酒在地，蓋二鬼所飲也。重自是病癒。既而飲酒如初，其年，謫為杭州司馬。

王坤

太原王坤，大中四年春為國子博士。有婢輕雲，卒數年矣。一夕，忽夢輕雲至榻前，坤甚懼，起而訊之。輕雲曰：「某自不為人數年矣，嘗念平生時，若繫而不忘解也。今夕得奉左右，亦幸會爾。」坤懵然若醉，不寤為鬼也。輕雲即引坤出門，門已扃鑰，隙中導坤而過，曾無礙。行至衢中，步月徘徊久之。坤忽饑，語於輕雲，輕雲曰：「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？可以詣而求食也。」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，又同里居，坤因與偕行至貫門，而門已鍵閉。輕雲叩之，有頃，閽者啟扉曰：「向聞扣門，今寂無睹，何也？」因闔扉。輕雲又扣之。如是者三。閽者怒曰：「厲鬼安得輒扣吾門！」且唾且罵之。輕白坤云：「石生已寢，固不可詣矣。願郎更詣他所。」時有國子監小吏，亦同里，每出，常經其門，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，坤甚委信之。因與俱至其家，方見啟扉，有一人持水缶，注於衢中。輕雲曰：「可偕入。」既入，見小吏與數人會食。初，坤立於庭，以為小吏必降階迎拜，既而小吏不禮。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，輕雲即毆婢背，遽仆於階，湯餅盡覆。小吏與妻奴俱起，驚曰：「中惡。」即急召巫者。巫曰：「有一人朱紱銀印，立於庭前。」因祭之。坤與輕雲俱就坐，食已而偕去。女巫送至門，焚紙錢於門側。輕雲謂坤曰：「郎可偕某而行。」坤即隨出里中，望啟夏而去。至郊野數十里，見一墓，輕雲曰：「此妾所居，郎可隨而入焉。」坤即挽首曲躬而入，墓口曛黑不可辨。忽悸然驚寤，背汗股怵。時天已曉，心惡其夢，不敢語於人。是日，因召石貫，既坐，貫曰：「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，遣視之，寂無所睹。」至曉，過小吏，則有焚紙錢跡，即立召小吏訊其事。小吏曰：「某昨夕方會食，忽有婢中惡，巫云『鬼為崇』。由是設祭於庭，焚紙於此！」盡與坤夢同。坤益懼，因告妻孥。是歲冬，果卒。

獨孤彥

建中末，有獨孤彥者，嘗客於淮泗間。會天大風，舟不得進，因泊於岸。一夕，步月登陸，至一佛寺中，寺僧悉赴里民會去，彥步繞於庭。俄有二丈夫來。一人身甚長，衣黑衣，稱姓甲，名侵訐，第五；一人身廣而短，衣青衣，稱姓曾名元。與彥揖而語。其吐論玄微，出於人表。彥素耽奇奧，常與方外士議語，且有年矣。至於玄門釋氏，靡不窮其指歸。乃遇二人，則自以為不能加也。竊奇之，且將師焉。因再拜請曰：「某好奇者，今日幸遇先生，願為門弟子，其可乎？」二人謝曰：「何敢。」

彥因徵其所自。黑衣者曰：「吾之先，本盧氏。吾少以剛勁聞。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，必侵犯以訐悟之，時皆謂我為侵訐。因名之。其後適野，遇仇家擊斷。遂易姓甲氏，且逃其患。又吾素精藥術，嘗侍忝醫之職，非不能精熟，而升降上下，即假手於人。後以年老力衰，上欲以我為折腰吏，吾固辭免，退居田間。吾有舅氏，常為同僚，其行止起

居，未嘗不俱。然我自擯棄，常思吾舅，直以用舍殊，致分不見矣。今夕君子問我，我得以語平生事，幸何甚哉！」

語罷，曾元曰：「吾之先，陶唐氏之後也。唯陶唐之官，受姓於姚曾者，與子孫以字為氏，故為曾氏焉。我其後也。吾早從萊侯，居推署之職，職當要熱，素以褊躁，又當負氣以淩上，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，因而解去，蓋吾忠烈之罪。我自棄置，處塵土之間，且有年矣，甘同瓦礫，豈敢他望乎？然日昔與吾父遭事，吾父性堅正，雖鼎鑊不避其危，賙人之急，必赴湯蹈火，人亦以此重之。今拘於舊職，窘若囚繫。余以父棄擲之故，不近於父，迨今亦數歲。足下有問，又安敢默乎？」語未卒，寺僧俱歸，二人見之，若有所懼，即馳去。數十步已亡見矣。

彥訊僧，僧曰：「吾居此寺且久，未嘗見焉。懼為怪爾。」彥奇其才，且異之。因祈其名氏，久而悟曰：「所謂曾元者，豈非『甑』乎？夫文，以瓦附曾，是『甑』字也。名元者，蓋以瓦中之畫，致瓦字之上，其義在矣。甲侵訐者，豈非鐵杵乎？且以午木是『杵』字。姓甲者，東方甲乙木也。第五者，亦假午字也。推是而辯，其『杵』字乎？名侵訐者，蓋反其語為金截。以截附金，是『鐵』字也。總而辯焉，得非甑及鐵杵耶！」

明日，即命窮其跡。果於朽壞中得一杵而鐵者，又一甑自中分，蓋用之餘者。彥大異之，盡符其解也。

盧郁

進士盧郁者，河朔人，徙家長安。嘗北遊燕趙，遂客於內黃，郡守館郁於廨舍。先是，其舍無居人。及郁至，見一姥，髮盡白，身庳而肥，被素衣來，謂郁曰：「妾僑居於此且久矣，故相候謁。」已而告去。是夕，郁獨居堂之前，夜潮寒，有風雪，其姥又至，謂郁曰：「貴客獨處，何以為歡耶！」命坐語謂。姥曰：「妾姓石氏，家於華陰郡，後隨呂御史者至此，且四十年。家苦貧，幸貴客見哀。」於是郁命食，而老姥卒不顧。郁問之曰：「姑何為不食？」姥曰：「妾甚饑，然不食粟，以故壽而安。」郁好奇，聞之甚善，且以為有道術者。因問曰：「姑既不食粟，何飽其腹耶！豈常餌仙藥乎？」姥曰：「妾家於華陰，先人好神仙，廬於太華。妾亦常隱於山中，從道士學長生法。道士教妾吞火，自是絕粒。今已年九十矣，未審一日有寒暑之疾。」郁又問曰：「某早歲常遇至人，教吸氣之術，自謂其妙。後以奔走名利，從都國之貢，晝趨而夜息。不意今夕遇姑，語及平生之好。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旨乎？」姥曰：「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！故

入火，火不能焚；入水，水不能溺。如是，則吞火固其宜也。」郁曰：「願觀姑吞火，可乎？」姥曰：「有何不可哉！」於是以手採爐中火而吞之。火且盡，其色不動。郁且驚且異，遂起束帶再拜，謝曰：「鄙野之人，未嘗聞神仙事。今夕遇仙姑，以吞火之異，實平生所未聞者。」姥曰：「此小術爾，何足貴哉！」言訖，且告去。郁因降階送之。

既別，郁前歸於寢堂。既深，有僕者告郁曰：「西廡下有火發！」郁驚起而視之，其西廡舍已焚。於是里中人俱至，競以水沃之，迨旦方絕。及窮火發之跡，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，中有火甚多。先是有敗草積其上，故延而至燒。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爾。果所謂姓石氏，居於華山者也。郁因質問呂御史，有郡中老吏謂郁曰：「呂御史，魏之從事也，居此宅，迨今四十年矣。」咸如老姥言也。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，一夜移城東南善石溝上，有狼狐千餘跡隨之。跡皆成路。

郤惠連

大應中，山陽人郤惠連，始居泗上。以其父嘗為河朔官，遂從居清河。父歿，惠連以哀瘠聞。廉使命吏臨吊，贈粟帛。既免喪，表授漳南尉。

歲餘，一夕獨處於堂，忽見一人，衣紫佩刀，趨至前，謂惠連曰：「上帝有命，拜公為司命主者，以冊立閻波羅王。」即以錦紋箱貯書，進於惠連曰：「此上帝命也。」軸用瓊鈿，標以紋錦。又象笏紫綬、金龜玉帶以賜。惠連且喜且懼，心甚惶惑，不暇顧問，遂受之。立於前軒，有相者趨入，贊曰：「驅殿吏卒且至。」已而有數百人，繡衣紅額，左右佩兵器趨入，羅為數行，再拜。一人前曰：「某幸得為使之吏，敢以謝。」詞竟又拜。拜訖，分立於前。相者又曰：「五嶽衛兵主將。」複有百餘人趨入，羅為五行，衣如五方色，皆再拜。相者又曰：「禮器樂懸吏、鼓吹吏、車輿乘馬吏、符印簿書吏、帑藏廚膳吏。」近數百人，皆趨而至。有頃，相者曰：「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與乘馬等，請使躬自閱之。」惠連曰：「諸岳衛兵安在？」對曰：「自有所，自有所爾。」惠連即命駕，於是控一白馬至，具以金玉，其導引控御從輩，皆向者繡衣也。數騎夾道前驅，引惠連東北而去。傳呼甚嚴。可行數里，兵士萬餘，或騎或步，盡介金執戈，列於路。槍槊旗旆，文繡交煥。俄見朱門外，有數十人，皆衣綠執笏，曲躬而拜者，曰：「此屬吏也。」其門內，悉張帷簾几榻，若王者居。惠連既升階，據几而坐。俄綠衣者十輩，各齎簿書，請惠連判署。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。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。又有樂鼓簫及符印管鑰，盡致於榻上，以黃紋帕蔽之。其榻繞四墉。又有玉冊，用紫金填字，似篆籀書，盤屈若龍鳳之勢。主吏白曰：「此閻波羅王之冊也。」有一人具簪冕來謁，

惠連與抗禮，既坐，謂惠連曰：「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，立心畫一冊，有閻波羅王禮甚。言以執事有至行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者，統冊立使。某幸列賓掾，故得侍左右。」惠連問曰：「閻波羅王居何？」府掾曰：「地府之尊者也，標冠嶽瀆，總幽冥之務，非有奇特之行者，不在是選。」惠連思曰：「吾行冊禮於幽冥，豈非身已死乎？」又念及妻子，怏怏有不平之色。府掾已察其旨，謂惠連曰：「執事有憂色，得非以妻子為念乎？」惠連曰：「然。」府掾曰：「冊命之禮用明日，執事可暫歸治其家。然執事官至崇，幸不以幽顯為恨。」言訖遂起。惠連即命駕出行，而昏然若醉者，即據案假寐。

及寤，已在縣，時天才曉。驚嘆且久，自度上帝命，固不可免，即具白妻子，為理命。又白於縣令，令曹某不信。惠連遂湯沐，具紳冕，臥於榻。是夕，縣吏數輩，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，自北來，直入惠連之室。食頃，惠連卒。又聞其聲北向而去。嘆駭，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，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，近卒矣。

劉憲

尚書李寰鎮平陽時，有衙將劉憲者，河朔人，性剛直，有膽勇。

一夕，見一白衣來至其家，謂憲曰：「府僚命汝甚急，可疾赴召也。」憲怒曰：「吾軍中裨將，未嘗有過，府僚安得見命乎？」白衣曰：「君第去，勿辭。不然禍及。」憲震聲叱之，白衣馳去，行未數步，已亡所在。憲方悟鬼也。

夜深又至，呼憲。憲私自計曰：「吾聞死生有命，焉可以逃之。」即與偕往。出城數里，至一公署，見冥官在廳，有吏數十輩，列其左右。冥官聞憲至，整巾幘，降階盡禮。已而延坐，謂憲曰：「吾以子勇烈聞，故遣奉命。」憲曰：「未委明公見召之旨。」冥官曰：「地府有巡察使，以巡省岳瀆道路，有不如法者，得以察之，亦重事，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。願足下俯而任之。」憲謝曰：「某無他才，願更擇剛勇者委之。」冥官又曰：「子何拒之深耶！」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，即遣一吏送憲歸。憲驚寤。後數日，寰命憲使北都，行次洪洞縣，因以事話於縣寮，縣寮曰：「縣有吏王信者，卒數日矣。」

張汶

右常侍楊潛，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。時屬縣平遙，有鄉吏張汶者，無疾暴卒，數日而寤。

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，汶甚驚，因謂曰：「吾兄非鬼耶！何為而來？」兄泣曰：「我自去人間，常常屬念親友，若瞽不得忘視也。思平生歡，豈可得乎？今冥官使我，得歸而省汝。」漢曰：「冥官為誰？」曰：「地府之官，權位甚尊。吾今為其吏，往往奉使至里中，比以幽明異路，不可詣汝之門。今冥官召汝，汝可疾赴。」汶懼，辭之不可。牽汶袂而去。行十數里，路曛黑不可辨，但聞車馬馳逐，人物喧語，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，皆曰：「且議喪具。」汶但與兄俱進，莫知道途之幾何。因自念：「我今死矣，然常聞人死，當盡見親友之歿者，今我即呼之，安知其不可哉？」汶有表弟武季倫者，卒且數年，與汶善，即呼之，果聞季倫應曰：「諾。」既而俱悲泣，汶因謂曰：「今弟之居，為何所也何為曛黑如是？」季倫曰：「冥途幽晦，無日月之光故也。」又曰：「恨不可盡，今將去矣。」汶曰：「今何往？」季倫曰：「吾平生時，積罪萬狀，自委身冥途，日以戮辱。向聞兄之語，故來與兄言，今不可留。」又悲泣久之，遂別。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，咸如季倫應呼而至，多言身被塗炭，詞甚淒咽。汶雖前去，亦不知將止何所，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，應然在左右，因遍呼其名，則如不聞焉。

久之，有一人厲呼曰：「平遙縣吏張汶。」汶既應曰：「諾。」又有一人責怒汶，問平生之過有幾。汶固拒之，於是命案掾出汶之籍。頃聞案掾稱曰：「張汶未死，願遣之。」冥官怒曰：「汶未當死，何召之？」掾曰：「張汶兄今為此吏，向者許久處冥途，為役且甚，請以弟代，雖未允其請，今自召至此。」冥官怒其兄曰：「何為自召生人，不顧吾法。」即命囚之，而遣汶歸。汶謝而出。遂獨行，以道路曛晦，惶惑且甚。俄頃，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，光影極微，汶喜曰：「此燭將非人居乎？」馳走，望影而去。可行百餘里，方覺其影稍近，迫而就之，乃見己身偃臥於榻，其室有燭，果汶見者。自是寤。汶即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，訊其家，無一異者。

蕭氏子

唐長慶中，蘭陵蕭氏子，以膽勇稱。客遊湘楚，至長沙郡，舍於仰山寺。

是夕，獨處撤燭，忽暴雷震蕩簷宇，久而不止。俄聞西垣下窣窣有聲，蕭恃膂力，曾不之畏，榻前有巨捶，持至垣下，俯而撲焉。一舉而中，有聲甚厲，若呼吟者。因連撲數十，聲遂絕，風雨亦霽。蕭喜曰：「怪且死矣。」迨曉，西垣下睹一鬼極異：身盡青，

傴而庳，有金斧木楔，以麻縷結其體焉，瞬而喘，若甚困狀。於是具告寺僧觀之。或曰：「此雷鬼也，蓋上帝之使爾。子何為侮於上帝，禍且及矣。」里中人具牲酒祀之。俄而雲氣曛晦，自室中發，出戶升天，鬼亦從去，既而雷聲又興，僅數食頃方息。蕭氣益銳，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。

興慶池龍

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，及即位，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，奇狀蜿蜒，負騰逸之狀。宮嬪內豎，靡不具瞻。後玄宗幸蜀，鑾輿將發，前一夕，其龍自池中御素雲，躍然亙空，望西南而去。環列之士，率共觀之。及上行至嘉陵江，乘舟將渡，見小龍翼舟而進。侍臣咸睹之。上泫然泣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吾興慶池中龍也。」命以酒沃酹，上親自祝之。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。

蕭昕

昕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為京兆尹。時京師大旱，炎鬱之氣，蒸為疾癘。

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禜祀山川，凡有月餘，暑氣愈盛。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，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。昕於是詣寺，謂三藏曰：「今茲驕陽累月矣，聖上懸憂，撤樂貶食，歲凶是念，民瘵為憂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。」三藏曰：「易與爾。然召龍以興雲雨，吾恐風雷之震，有害於生植，又何補於稼穡耶！」昕曰：「迅雷甚雨，誠不能滋百穀，適足以清暑熱，而少解黔首之病也。願無辭焉。」三藏不獲已，乃命其徒，取華木皮僅尺餘，纘小龍於其上，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，三藏轉咒，震舌呼祝。咒者食頃，即發纘龍授昕曰：「可投此於曲江中。投訖亟還，無冒風雨。」昕如言投之。旋有白龍才尺餘，搖鬣振鱗自水出，俄而身長數丈，狀如曳素，倏忽亙天。昕鞭馬疾驅，未及數十步，雲物凝晦，暴雨驟降。比至永崇里，道中之水，已若決渠矣。

任頊

唐建中初，有樂安任頊者，好讀書，不喜塵俗事，居深山中，有終焉之志。

嘗一日，閉關晝坐，有一翁叩門來謁，衣黃衣，貌甚秀，曳杖而至。頊延坐與語。既久，頊訝其言訥而色沮，甚有不樂事，因問翁曰：「何為而色沮乎？豈非有憂耶？不然，是

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！」老人曰：「果如是。吾憂俟子一問固久矣。且我非人，乃龍也。西去一里有大湫，吾家之數百歲，今為一人所苦，禍且將及，非子不能脫我死，輒來奉訴。子今幸問我，故得而言也。」頊曰：「某塵中人爾，獨知有詩書禮樂，他術則某不能曉，然何以脫翁之禍乎？」老人曰：「但授我語，非藉他術，獨勞數十言而已。」頊曰：「願受教。」翁曰：「後二日，願子為我晨至湫上，當亭午之際，有一道士自西來者，此所謂禍我者也。道士當竭我湫中水，且屠我。子伺其湫水竭，宜厲聲呼曰：『天有命，殺黃龍者死。』言畢，湫當滿。道士必又為術，子因又呼之。如是者三，我得完其生矣。必重報，幸無他為慮。」頊諾之。已而祈謝甚懇，久之方去。

後二日，頊遂往山西，果有大湫。即坐於湫旁以伺之。至當午，忽有片雲，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，有一道士自雲中下，頎然而長，約丈餘，立湫之岸，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。頃之，湫水盡涸。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。頊即厲聲呼：「天有命，殺黃龍者死。」言訖，湫水盡溢。道士怒，即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，湫水又竭。即震聲呼，如前詞，其水再溢。道士怒甚，凡食頃，乃出朱符十餘道，向空擲之，盡化為赤雲，入湫，湫水即竭。呼之如前詞，湫水又溢。道士顧謂頊曰：「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為食，奈何子儒士也，奚救此異類耶！」怒責數言而去。頊亦還山中。

是夕，夢前時老人來謝曰：「賴得君子救我，不然，幾死道士手。深誠所感，千萬何言。今奏一珠，可於湫岸訪之，用表我心重報也。」頊往尋之，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，光耀洞澈，殆不可識。頊後特至廣陵市，有胡人見之曰：「此真驪龍之寶也。而世人莫可得。」以數千萬為價而市之。

盧元裕

故唐安太守盧元裕未仕時，嘗以中元設幡幢像，置盂蘭於其間。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，元裕視，見一小龍才寸許，逸狀奇姿，婉然可愛。於是以水沃之，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。元裕大恐。有白雲自盆中而起，其龍亦逐雲而去。元裕即翰之父也。

李修

唐浙西觀察使李修，元和七年為絳郡守。是歲，其屬縣龍門有龍見，時觀者千數。郡以狀聞於太府。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為河中節度使，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嘗為文以贊其事。

盧君暢

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為白衣時，僑居漢上。嘗一日，獨驅郊野，見二白犬，腰甚長而其臆豐，飄然若墜，俱馳走田間。盧訝其異於常犬，因立馬以望。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。已而湫浪泛騰，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，雲氣噎空，風雷大震。盧懼甚，鞭馬而歸，未及行數里，衣盡沾濕。方悟二犬乃龍也。

法喜寺

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，去郡遠百里，而正居渭水西。

唐元和末，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，止於佛殿西楹，蟠繞且久，乃直東而去，明日則雨。如是者數矣。其僧異之，因語與人。人曰：「福地蓋神祇所居，固龍之宅也。而佛寺亦為龍所依焉。故釋氏有天龍八部，其義在矣。況郊野外寺，殿宇清敞，為龍之止，不亦宜乎。原以土龍置於寺楹間，且用識其夢也。」僧召工，合土為偶龍，具告其狀，而於殿西楹置焉。功畢，甚得雲間勢，蜿蜒鱗鬣，曲盡其妙，雖丹青之巧，不能加也。至長慶初，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，見一物從西軒直出，飄飄然若升雲狀，飛馳出寺，望謂水而去。夜將分，始歸西軒下。細而視之，果白龍也。明日因告寺僧。僧奇之。

又數日，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，至午方歸，因入殿視，像龍已失矣。寺僧且嘆且異，相顧語曰：「是龍也，雖假以土，尚能變化無方，去莫知其適，來莫究其自，果靈物乎？」及晚，有陰雲起於渭水，俄而將逼殿宇，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，指西軒以入。寺僧懼驚，且視之，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。迫而觀之，其龍鬈鬣鱗角，若盡沾濕。自是因以鐵鎖繫之。其後里中有旱澇，祈禱之，應若影響。

龍廟

汾水貫太原而南注，水有二橋，其南橋下嘗有龍見，由是架龍廟於橋下。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，有一龍自廟中出，傾都士女皆縱觀，近食頃，方拏奮而去，旋有震雷暴雨焉。又明年秋，汾水延溢，有一白蛇自廟中出，既出而廟屋摧圮，其橋亦壞。時唐太和初也。

李徵

隴西李徵，皇族子，家於虢略。徵少博學，善屬文，弱冠從州府貢焉，時號名士。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。後數年，調補江南尉。徵性疏逸，恃才倨傲，不能屈跡卑僚，嘗鬱鬱不樂。每同舍會，既酣，顧謂其群官曰：「生乃與君等為伍耶！」其寮佐咸嫉之。及謝秩，則退歸閉門，不與人通者近歲餘。後迫衣食，乃具妝東遊吳楚之間，以幹郡國長吏。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，乃至，皆開館以俟之。宴遊極歡。將去，悉厚遣以實其囊橐。徵在吳楚且周歲，所獲饋遺甚多。

西歸虢洛，未至，舍於汝墳逆旅中。忽被疾發狂，鞭捶僕者。僕者不勝其苦。如是旬餘，疾益甚，無何夜狂走，莫知其適。家僮跡其去而伺之，盡一月而徵竟不回，於是僕者驅其乘馬，挈其囊橐而遠遁去。

至明年，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，乘傳至商於於界。晨將發，其驛吏白曰：「道有虎，暴而食人，故過於此者，非晝而莫敢進。今尚早，願且駐車，決不可前。」傪怒曰：「我天子使，眾騎極多，山澤之獸能為害耶！」遂命駕去。

行未盡一里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。傪驚甚。俄而虎匿身草中，人聲而言曰：「異乎哉！幾傷我故人也。」傪聆其音似李徵。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，分極深，別有年矣。忽聞其語，既驚且異，而莫測焉。遂問曰：「子為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？」虎呻吟數聲，若嗟泣之狀，已而謂傪曰：「我，李徵也。君幸少留，與我一語。」傪即降騎，因問曰：「李君，李君，何為而至是也！」虎曰：「我自與足下別，音問曠阻且久矣。幸喜得無恙乎？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，有二吏驅而前，驛隸挈印囊以導，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？」傪曰：「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，今乃使嶺南。」虎曰：「吾子以文學立身，位登朝序，可謂盛矣。況憲台清峻，分糾百揆；聖明慎擇，尤異於人。心喜故人居此地，甚可賀。」傪曰：「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，交契深密，異於常友。自聲容間阻，時去如流，想望風儀，心目俱斷。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。雖然，執事何為不我見，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，豈當如是耶！」虎曰：「我今不為人矣，安得見君乎？」傪即詰其事。

虎曰：「我前身客吳楚，去歲方還，道次汝墳，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，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，自是覺心愈狠，力愈倍，及視其肱髀，則有釐毛生焉。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、負而奔者、翼而翱者、毳而馳者，則欲得而啖之。既至漢陰南，以饑腸所迫，值一人腯然其肌，因擒以咀之立盡。由此率不為常。非不念妻孥、思朋友，直以行負神祇，一日化

為異獸，有靦於人，故分不見矣。嗟夫！我與君同年登第，交契素厚。今日執天憲，耀親友。而我匿身林藪，永謝人寰，躍而籲天，挽而泣地，身毀不用，是果命乎？」因呼吟咨嗟，殆不自勝，遂泣。

慘且問曰：「君今既為異類，何尚能人言耶！」虎曰：「我今形變而心甚悟，故有搆突，以悚以恨，難盡道爾。幸故人念我，深恕我無狀之咎，亦其願也。然君自南方回車，我再值君，必當昧其平生爾。此時視君之軀，猶吾機上一物。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，無使成我之罪，取笑於士君子。」又曰：「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。而我將有所托，其可乎？」慘曰：「平昔故人，安有不可哉？恨未知何如事，願盡教之。」虎曰：「君不許我，我何敢言。今既許我，豈有隱耶！初我於逆旅中，為疾發狂，既入荒山，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。吾妻孥尚在虢洛，豈念我化為異類乎？君若自南回，為齎書訪妻子，但云我已死，無言今日事。幸記之。」又曰：「吾於人世且無資業，有子尚稚，固難自謀。君位列周行，素秉夙義，昔日之分，豈他人能右哉？必望念其孤弱，時賑其乏，無使殍死於道途，亦恩之大者。」言已又悲泣。慘亦泣曰：「慘與足下休戚同焉。然則足下子亦慘子也。當力副厚命，又何虞其不至哉？」虎曰：「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，雖有遺稿，盡皆散落。君為我傳錄，誠不敢列人之閾，然亦貴傳於子孫也。」慘即呼僕命筆，隨其口書，近二十章，文甚高，理甚遠。慘閱而嘆者再三。虎曰：「此吾平生之素也，安敢望其傳乎？」又曰：「君御命乘傳，當甚奔迫，今久留驛隸，兢悚萬端。與君永訣，異途之恨，何可言哉！」慘亦與之敘別，久而方去。

慘自南回，遂專命持書及帽賻之禮，寄於徵子。月餘，徵子自虢洛來京詣慘門，求先人之柩。慘不得已，具疏其事。後慘以己俸均給徵妻子，免饑凍焉。慘後官至兵部侍郎。

張鋋

吳郡張鋋，成都人，開元中，以盧溪尉罷秩。調選，不得補於有司，遂歸蜀。行次巴西，會日暮，方促馬前去，忽有一人自道左山徑中出，拜而請曰：「吾君聞客暮無所止，將欲奉邀，命以請，願隨某去。」鋋因問曰：「爾君為誰，豈非太守見召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乃巴西侯爾。」

鋋即隨之，入山徑行約百步，望見朱門甚高，人物甚多，甲士環衛，雖侯伯家不如也。又數十步，乃至其所。使者止鋋於門曰：「願先以白吾君，客當伺焉。」入久之而出，乃引鋋曰：「客且入矣。」鋋既入，見一人立於堂上，衣褐革之裘，貌極異，綺羅珠翠

擁侍左右。鋋趨而拜，既拜，其人揖鋋升階，謂鋋曰：「吾乃巴西侯也，居此數十年矣。適知君暮無所止，故輒奉邀，幸少留以盡歡。」鋋又拜以謝。

已而命開筵置酒，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。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、白額侯、滄浪君，又邀五豹將軍、鉅鹿侯、玄丘校尉。且傳教曰：「今日貴客來，願得盡歡宴，故命奉請。」使者唯而去。久之乃至，前有六人皆黑衣，贔然其狀，曰「六雄將軍」。巴西侯起而拜，六雄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錦衣，戴白冠，貌甚獰，曰「白額侯」也。又起而拜，白額侯亦拜。又一人衣蒼，其質魁岸，曰「滄浪君」也。巴西侯又拜，滄浪亦拜。又一人被斑文衣，似白額侯而稍小，曰「五豹將軍」也。巴西又拜，五豹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褐衣，首有三角，曰「鉅鹿侯」也。巴西揖之。又一人衣黑，狀類滄浪君，曰「玄丘校尉」也。巴西侯亦揖之。然後延坐。巴西南向坐，鋋北向，六雄、白額、滄浪處於東，五豹、鉅鹿、玄丘處於西。既坐，行酒命樂，又美人十數，歌者舞者，絲竹既發，窮極其妙。

白額侯酒酣，顧謂鋋曰：「吾今夜尚食，君能為我致一飽耶！」鋋曰：「末卜君侯所以尚者，願教之。」白額侯曰：「君之軀可以飽我腹，亦何貴他味乎？」鋋懼，悚然而退。巴西侯曰：「無此理，奈何宴席之上，有忤貴客耶！」白額侯笑曰：「吾之言乃戲爾，安有如是哉！固不然也。」久之，有告洞玄先生在門，願謁白事。言訖，有一人被黑衣，頸長而身甚廣。其人拜，巴西侯揖之。與坐，且問曰：「何為而來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善卜者也，知君將有甚憂，故輒奉白。」巴西侯曰：「所憂者何也？」曰：「席上人將有圖君，今不除，後必為害。願君詳之。」巴西侯怒曰：「吾歡宴方洽，何處有怪焉？」命殺之。其人曰：「用吾言，皆得安。不用吾言，則吾死，君亦死。將若之何，雖有後悔，其可追乎？」巴西侯遂殺卜者，置於堂下。

時夜將半，眾盡醉而皆臥於榻，鋋亦假寐焉。天將曉，忽悸而寤，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。其中設繡帷，旁列珠磯犀象。有一巨猿狀如人，醉臥於地，蓋所謂巴西侯也；又見巨熊臥於前者，蓋所謂六雄將軍也；又一虎頂白，亦臥於前，所謂白額侯也；又一狼，所謂滄浪君也；又有文豹，所謂五豹將軍也；又一巨鹿，一狐，皆臥於前，蓋所謂鉅鹿侯、玄丘校尉也。而皆冥然若醉狀。又一龜，形甚異，死於龕前，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。

鋋既見，大驚，即出山徑，馳告里中人。里人相集得百數，遂執弓挾矢入山中。至其處，其後猿忽驚而起，且曰：「不聽洞玄先生言，今日果如是矣。」遂圍其龕，盡殺之。其所陳器玩，莫非珍麗。乃具事以告太守。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，途至此者，俱無何而失，且有年矣。自後絕其患也。